悅齋文鈔

悅齋文鈔序

悅齋文集四十卷別集三卷千頃堂書目俱著錄然其粹序云諸孫懷敬得重刊本以發題愚書足四十卷之什應用之作居多非復稿文之舊是文集原本明初已殆重刊本歟自懷敬刪重刊本爲文粹而四十卷之本遂不復傳趙鶴爲金華守編金華文統意在表章道學悅齋之文橫遭屏斥雪崖戚氏雖覺其非然所編金華文畋僅錄悅齋文五篇周秦道藝諸論館職諸策上諸執政書以文多不錄及霞嶼阮氏編金華文徵時文粹已散佚然猶賴其掇拾殘賸得存什一於千百今東陽王氏金華文略所收二十一篇卽從阮氏本錄出也楠曩於二十一篇外從衞氏禮記集說得郊祀明堂社稷彝尊卜筮等說六篇於文獻通考得九錢及司徒建國案此篇亦見五禮通考二篇於玉海得軍賦及圖書封章說二篇於歷代名臣奏議得劄子五篇又於山堂考索得禮記發題之半於嘉靖浙江通志得台州郡學記中津橋記於文畋得肇說於經

義考得孝經解序六義四始說於金華府志得金華縣治記續八詠詩於赤城志得游蓋竹山詩於金華詩粹得雲峯院石洞郤舍諸詩都爲一册以冀續獲旋從姚春木家得殘本悅齋文粹校勘彙所得者復於所錄外得劄子二篇館職策二篇官制兵制田制總序三篇論十三篇雜著六篇經說四十餘則以奉檄徐州未及編次歸里後先大夫命蕆茲事採摭粗就不幸棄養又復中輟近馮羊山以其先都諫所輯唐氏經解錄見贈內田盧保伍九州十二州五行五紀八政八統十二月卦等二十五篇皆鄉所未見而曹栞生及唐氏允執尙圭兄弟亦以辟疆園朱文選婺賢言行略厚園唐氏譜來助校因與濟之合諸本勘訂以成先志除易書春秋論語孟子諸論孝經解序編入九經發題諸篇本發題文阮氏朱氏掇拾於散亡之餘故易其篇題詩說六義四始說編入詩解軍賦說軍制答問編入舊軍制九問別自爲卷外凡劄子九篇館職策四篇書二篇序說三十六篇論十九篇雜文十四篇詩十二篇編爲十卷而以逸篇逸句附於第十卷之末蘇平仲云悅齋著

述因爲朱子所排皆澌滅不存朱竹垞云林黄中唐與政皆博通經學一糾朱子一爲朱子所糾所著經說學者遂置而不問戚雪崖云君子不以人廢言若唐與政以帝王經世之學雄視一時其文要亦不可盡沒其善今悉從擯棄非惑歟全謝山云王深寧私淑朱子而困學紀聞引悅齋之言津津如此已見昔人之有同心近於永樂大典中得詩文若干首鈔而編之以備南宋一家之言即令朱子復起或亦以予爲然四君追悼遺文之亡不無遺恨於新安未振然吾觀兩宋通儒如鄭夾漈洪容齋王伯厚文集皆盈百卷而今存者寥寥即吾婺潘默成集十五卷方韶卿存雅堂稿三千篇今殘稿不滿百篇此非有人拉雜摧燒者而殘缺若是則或傳或否似有數焉存乎其間未必盡由秦炬也且使悅齋無可傳彼依草附木者必不屑忌而排之至排之不已舉其著述拉雜摧燒之必其經術文章萬非若輩所及攻之則不能詈之則惡其害己而後忍而爲此舉也然托克托等欲沒其人不知周氏密葉氏紹翁張氏樞宋氏濂鄭氏栢錢氏

士升朱氏右童氏品應氏廷育吳氏之器王氏崇炳已採其遺事傳之矣趙鶴吳師道輩欲廢其書不知衛氏湜馬氏端臨王氏應麟蘇氏伯衡楊氏士奇阮氏元聲戚氏雄馮氏亮及朱氏彝尊秦氏蕙田顧氏宸朱氏炎姜氏韜全氏祖望已搜其遺文傳之矣且彼又烏能逆料六百年後斷簡殘編仍登秘閣得仰邀聖主之褒題哉然則悅齋之不朽者仍不朽矣茲編較原集雖甚少較文軌文徵文畧所收則已多欲觀悅齋之文者殆莫能舍是矣惟全氏所編既訪求未獲而永樂大典藏在禁廷又非外吏所能到吾鄉幸有讀書中秘者肯賚袖槀往鈔乎吾知必有好事如謝山者張作楠序

唐悅齋先生文鈔目錄

卷一

卷二

館職策三　文粹　文徵　文略　婺賢言行略　唐氏譜

館職策四　文粹　按此篇斷爛不完

卷三

上張相公書　文徵　文略　辟疆園宋文選　唐氏譜

上四府書　文徵　文略　宋文選　唐氏譜

卷四

官制總序　文粹

兵制總序　文粹

田制總序　文粹

井田綱領上　文粹　文徵　金華文軌　唐氏經解錄　文略　婺賢言行略　唐氏譜

按此下三十三篇皆別見帝王經世圖譜

井田綱領下　文粹　文徵　文軌　經解錄　文略　婺賢言行略　唐氏譜

田廬說　經解錄

保伍說　經解錄

卷五

卷七

悅齋文鈔卷一

宋金華唐仲[illegible]

館職備對劄子一

臣聞人主之道清源正本而不從事於末流是以所治彌大所治彌近而所及彌遠臣嘗質諸經訓深探治道之原不[illegible]以為成治功在善風俗善風俗在行直道行直道在去私心箕子之書曰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言私心去而直道行也繼之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言直道行而風俗善也終之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言風俗善而治功成也蓋私欲公義在方寸間如衡之首尾此重則彼輕如田之苗莠彼消則此長好惡一出於作偏黨反側一萌於中決擇差於毫釐而天下之從風而靡者已不勝其眾治道亦從而隳深可畏哉臣仰惟

陛下紹累聖之休緒纘太上之丕業宸心孜孜夙夜勵精以求治功之成蓋無所不用其至是宜中外丕應以承休德然而十年於此僅克小康而未能卓然遠追隆古之盛臣嘗推原其故則縉紳之列奉法循理者雖衆而誕謾苟且之責尙煩於司敗閭里之間利仁樂義者豈無而姦宄詐僞之罪日干於刑書未見聖人在上而風俗之難善如今日者也明詔屢下豈不丁寧懇切而美意未孚臣竊惑之意者直道之有未盡行歟且大公至正之道人心同然不爲智有而愚無亦非昔多而今寡豈直道可行於古而不可行於今哉子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言民無淳漓道有興廢人君亦當求諸己而已臣觀自古直道之行本於正心誠意之間顯於擧賢放佞之際故益之戒舜先以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佚罔淫于樂繼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仲虺之告湯先以不邇聲色不殖貨利繼以德懋懋官功懋懋賞此古之賢臣所以諄諄於聖君而聖君不以旣知旣能而滿假怠忽者也陛下勤勞萬幾淸心寡慾正心誠意之道固

所躬行剛明果斷綜覈名實舉賢放佞之道亦所洞曉然區區微臣猶欲以古人之望於君者事陛下惟聖意察臣愚忠少加淵慮防私心如禦寇仇存公道如護元氣內而察諸存心之初勿使一毫或出於嗜好之私而非先王之法度外而察諸用人之際勿使一職獨出於左右之舉而拂天下之公議倘有則斷而去之既去則敬而守之此心既存此誠既著直道猶有不如三代之隆臣不信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惟陛下念之取進止

館職備對劄子二

臣仰惟陛下紹太上興復之基念中原陷溺之苦憂勤宵旰於茲十年聖意未嘗一日不在於恢復也荷付託之重既不可畏憚而自怠圖艱難之業又不可果敢而欲速然則建一定之規收萬全之效在陛下先審其本末而已曷謂本治安是也曷謂末富強是也安者必富富而不安其富易貧治者必強強而不治其強易弱此本末之所由分人君之用心不可以不審也用心於其本則所進者皆道德仁

義之士所行者皆保民治國之術其初若無可喜之迹其終乃有不可勝計之功用心於其末則所任者皆權謀功利之臣所謀者皆攻戰聚斂之事其初似有目前之利其終乃有不可勝救之弊自古人君以此二端而有成敗安危治亂榮辱之異其迹皆可考臣不暇縷數請以唐之三君略言之明皇開元之際幾致太平末年乃有天寶之亂德宗建中之初有貞觀之風未幾而有奉天之難憲宗十餘年間唐之威令幾於復振而亦不克終彼皆一君之身而治忽若此相反非其才智之殊特以用心之異爾方明皇之勵精政事德宗之罷逐貢獻憲宗欲庶幾二祖之道德風烈是三君之心在治安則有姚崇宋璟楊綰崔祐甫杜黃裳李絳之儔相與謀謨所言所行無非納忠直遠讒佞修己任賢節用愛人之事是以三君進其德天下蒙其澤中興之業所由以成及明皇侈心一動德宗連年用師憲宗欲積財以復河湟隴右是三君之心在於富強則有李林甫楊國忠盧杞趙贊皇甫鎛程异之徒相與迎合所言所行無非闢土地充府庫剝

下附上勦民怒衆之事是以三君受其欺天下被其毒已成之功所由以壞載在信史最前事之可爲鑒戒者也陛下天資高明灼知此理臣言固以爲贅然臣猶有私憂過計者竊觀比年以來朝廷之用人先才力而後學術郡邑之布政急催科而緩撫字駸駸乎戰國秦漢之風而於三代之遺意祖宗之家法若不能無異者此臣所以不能自已於言也臣愚無知竊惟中興大業可以道勝非可以智求可以德服非可以力取伏望陛下遠師三代近法祖宗進用道義之言抑退功利之說專講治安之策不急富強之計使德澤流洽政教修明下慰人心上當天意然後總帥天下之賢俊以舉順應之師臣見其摧枯拉朽之易爾不然臣恐功利之說得以熒惑聖聽小人藉此而進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則中興之期或非臣所敢知也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館職備對劄子三

臣聞崇儒納諫人主之大利而小人之所甚不利也自古聞以不用

儒削未聞以用儒亂聞以不聽諫亡未聞以聽諫危蓋法先王隆禮義謹乎臣子而政貴其上莫若儒明是非辨邪正察乎幾微而消於未然莫若諫儒用諫行則國家之根本强固人主之耳目聰明彼小人方無所容而何利於此哉故必煽爲邪說以上惑主聽下沮清議儒者固無非之可指諫者固無罪之可名也然儒者必談王道其論似迂闊諫者必進苦言其迹似矯激小人欲塗人主之聰明蹶國家之根本未有不以此藉口者也訑訑之聲音顏色拒人於千里之外士止於千里之外而況迂闊矯激之說乎仰惟陛下降意儒術虛懷諫諍前古帝王蓋未有先之者一時士大夫亦宜知儒雅忠讜爲先然臣復至輦轂已經二年每聆縉紳之論咸曰毋談王道時將以汝爲迂闊毋進苦言時將以汝爲矯激臣始聞而駭之以爲聖明之時安得斯言至士大夫之間安知不有眞儒忠諫聞此而退藏者非朝廷之福也然以臣所親聞質之則二說決不出於陛下之聖意臣之先臣某仕宦三十年不離校官晚蒙陛下擢置風憲不愛軀命空臆

盡言正世俗所謂迂闊矯激者也然而每一進見必蒙陛下温言俯接烏臺章奏十可其九最後論疏雖未即行不踰數月亦已追用此先臣所以抱病危殆猶惓惓於教忠也然則今日縉紳之議其不出於陛下之聖意必矣然而邪説已熾人心已搖非如臣輩世受國恩不能無疑陛下欲决天下之疑使眞儒忠諫不憚於進是非號令刑罰之所能及亦修其在我而已臣愚無識竊見比年經筵之講讀頗稀臺諫之論列罕用妄意邪説之所自起或由於此伏望陛下數御經筵而精其選優容臺諫而聽其言誠意既孚羣疑自判使儒者願立於朝諫者不愛其死實祖宗之福生靈之幸豈惟微臣取進止

館職備對劄子四

臣聞聖賢之言垂訓萬世遵之未有不成違之未有不敗召公之告武王曰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孔子之答子夏曰無見小利見小利則大事不成此經傳之明訓圖大業者不可不知也臣仰惟陛下夙夜勤勞思復祖宗之洪業聖意固在於立事立功也然臣觀比年

建議興事之臣鮮爲經久遠大之謀易言輕舉數爲數更徒多作無益而見小利者是故發運無益於財而害民屯田無益於食而害兵見增租之小利則根括沙田見商賈之小利則議變鹽法此四者未覩一毫之利而有不可勝言之害其他若淮之銅錢處之鐵冶諸郡之甲冑版槽之楮幣徒作而無益利小而害大者又未易以悉數也且當聖主有爲之時而有司救過不給將何以共成大功仰稱德意臣嘗察之其間託公營私假途求進者誠多有矣然亦豈無持區區之心欲爲國家興利者蓋其所見止於小者近者故不能權其輕重以務求其遠者大者耳臣聞民惟邦本本固邦寧故國家之益莫大於益民國家之利莫大於利民在易益以興利其象曰損上益下民說無疆蓋益民乃所以自益利民乃所以自利也漢武帝士馬强盛窮追遠討乃文景務在養民之餘力宣帝摧亡固存單于慕義乃昭帝與民休息之成效今之議求益謀利而不本之於民此所以害有益而妨大事也臣愚竊謂勸農治兵具有成憲生聚訓教本無奇策

陛下推至誠於上有司奉成法於下雖不多爲紛更日積月累爲益甚大者百姓滋殖則無求不獲無爲不成較之輕爲數變卒無所利得失甚明惟陛下留神詳擇天下幸甚取進止

信州朝辭劄子一

臣聞理財之道中正爲主苟過與不及必有偏受其患者令出乎朝廷而行乎郡邑雖小大之不同然貴乎中正則一而已上有督責之令則下有暴吏上有姑息之令則下有猾民故出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行令苛急則傷民民傷則本蹶行令弛慢則縱吏吏縱則用匱故行令不可以不中正也臣竊惟國家自祖宗以來建立法度以經理天下之財賦明白周備無非中正倘能上下同心謹守弗壞豈惟僅足雖致富可也然出令者惑於浮議則法有時而變行令者牽於私意則法有時而壞變數而壞多則胥吏因緣爲奸而斯民深受其弊公家之用亦從而乏矣臣願陛下内飭朝廷謹守祖宗之法度毋數以浮議而變外戒郡邑謹守朝廷之法度毋輒以私意而壞内外遠

近精白一心共由中正之道庶幾奸猾無所容而善良均受其賜足國裕民可以兼得少副陛下培固國本規恢治功之意取進止阮氏元聲曰悅齋先生學術之正如此毋輕議也

信州朝辭劄子二

臣仰惟陛下軫念元元患苦役法數年以來數採議臣之請損益斟酌期歸至當德意蓋深厚矣臣誤被臨遣下愚之管見不忍自默以負陛下臣初任縣僚嘗歷考役法之本末久伏田野又熟察民情之利病乃知法雖畫一而情有萬殊法可以通乎人情而不能自用乎人情顧行法之人何如耳得其人則法行而民情安非其人則法廢而民情擾比年以來民情所以厭苦於差役者蓋有由矣縣令惰弛職汙委政胥吏吏緣為姦蠹害百出其始差也甲當充役或先差丁導使論丙轉以及甲故民破產於爭訟其既差也峻刑於追呼巧法於科率需索誅求谿壑無藝故民破產於騷擾二弊不去陛下雖有良法美意民之困苦固自若也臣愚竊謂縣得賢令雖以簡要之法

行之而民猶安縣無賢令雖以周密之法行之而民猶擾今固不能
皆賢則考察勸懲誠不可緩臣願陛下申飭監司守臣謹察縣令之
賢否稽其差役訴訟之多寡騷擾之有無以為殿最取其甚者條奏
一二賞罰焉庶幾官知奉法吏不敢欺民被實惠輕於從役實郡邑
之急務也取進止

台州入奏劄子一

臣聞治天下者號令欲信事功欲立或至於不信不立者偏見之害
有以害之也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有天下通行之法有數路共
行之法有一路一州一縣一司專行之法皆因其不齊而為之制同
歸於治而已言者之見聞或未能周知而獻其一偏之說則利於此
未必不害於彼得其一未必不失其二號令之未孚事功之未成皆
由此也以陛下之聰明神聖如青天白日照臨於上凡百臣子何敢
挾情以肆欺罔特其所見者一方之利害急於上達而不暇究其他
不免涉於偏見故言之未必可行行之未必能久此臣愚所以惓惓

欲陳其管見也臣竊見郡臣奏請事涉省部者必下所屬勘當然後施行若推廣此意及於言諸路州縣之利害亦滿而後發之術也如蒙聖慈採納臣言乞自今以後有言一路一州利害者先令本路本州開具因依立限聞奏如係監司郡守任滿所陳即令現任人條具如與言者符合自可即行如有異同別委監司或專使體量朝廷從長斟酌然後施行其欲天下通行或權宜施用者小則令本部勘當大則集議而後行如此雖艱於初必利於久較之多言數更得失相遠臣愚不識大體惟陛下裁赦取進止

台州入奏劄子二

臣聞政事財用初非兩塗故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此理蓋灼然也且以郡邑財用言之不過夏秋兩稅榷酒征商之屬爾詞訟淹延追呼煩擾則農桑必至妨廢差徭不公豪猾放縱則戶口必有逃移理索不得其中則貧富無以相資過割不及其時則版籍至於貿亂如是而欲夏秋兩稅之及時可得乎寇攘不禁則道路充斥貨[illegible]

不信則商旅留滯醞釀不善則人不樂酤滲漏不檢則利歸私室如是而欲榷酒征商之登羨可得乎若乃姦吏不除文書不明人情不通法守不謹則又百弊之所由生難以歷數無政事而欲財用之足臣不敢信也臣觀比年監司之於郡守之於邑苟財賦倚辦其他率多闊略假借而又守令權任浸輕倘有奉公恤民之心則猾胥豪民之所不利多方中傷有不幸罹於罪者而含糊不斷以苟延歲月類獲善罷吏相懲創務爲苟簡趣辦之計但得官物不欠則慶以爲職舉至於民事類不經意詞狀有彌旬而後受者追呼有累月而不到者獄詞版圖契劵要會視爲不急胥吏因緣爲姦豪猾得志善良抑塞催科既急句稽不明形勢鮮或誰何下戶重併追擾戶長破產代納數年未免監繫雖財計目下取辦其如中產良民浸就朘削財用之源日以耗竭非所以仰承陛下愛恤斯民培植本根之意願降睿旨戒飭郡邑之吏使以政事理財用無以財用廢政事凡監司察舉守宰郡守察舉縣令必其政事修舉財用兼足者若專務趣辦叙於

民事者毋得薦舉其刻剝偷惰取怨於民必加糾劾庶使守宰奉法
循理兼盡撫字催科之能兩得保障繭絲之利不爲小補取進止

台州入奏劄子三

臣伏覩近歲屢稔而戶口日衆官用寖廣公私蓄積未至充衍年一
不登民已艱食陛下軫念元元力講仁政所以周急濟困慰安小民
便利百姓之道甚備臣雖至愚願效管見竊覩近降指揮私下債負
守令勸諭富室上戶更加接濟容令寬限了還如實貧乏委無從出
不得因此轉利爲本及非理準折亦須蠶麥成熟方可旋行理索臣
謂勸諭借貸最爲救荒之急務此令既行爲利甚溥臣愚尚慮舊新
債負併在蠶麥細民必因理索富民慮借者不得併還未樂借貸更
宜明爲期約示之必信臣聞本朝司馬光以河北災傷條賑贍之策
日富室有蓄積者官給印歷聽其舉貸量出利息候豐熟日官爲收
索示以必信不可誑誘臣謂光言可行於今欲望陛下採光之策明
降睿旨下諸路運司一應災傷州縣並令守令勸諭富民自陳蓄積

之數除存留其家歲計之外實餘若干以十分爲率七分出糶三分借貸願多以分數借貸者聽本縣印給簿秝開坐指揮約自日下至麥熟以前節次借貸簿秝用合同印記簿在富民秝付借者每月取息不得過三分其鄉例不得將舊債作新借之數其舊債自從以降指揮蠶麥成熟旋行理索其新借至秋成日御據印給簿秝理索此後應成熟處不許富民陳乞再給簿秝自如常年鄉例借貸惟有災傷方可從州縣陳請舉行免於習常乃爲良法此令惟出朝廷民無不信如蒙聖慈採納乞下戸部勘當疾速行下庶幾遠方之民蚤沾實惠不勝幸甚取進止

悅齋文鈔卷一

宋金華唐仲友撰

館職策一

問今日之患在於員多缺少欲嚴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可乎冗籍冒濫欲覈虛僞之籍汰老疾之人可乎用度乏急欲括田多之贏更錢重之弊可乎貪吏肆行欲行鞭箠之令用黥墨之刑可乎

對圖事之道以謀爲主斷爲輔謀善而斷從之天下之事未有不成者也謀不善而斷先之天下之事未有能濟者也由古以來曷嘗一日無當爲之事倘患之不可不去與利之不可不興欲治之主有志之士孰不思決拘攣奮剛斷矯革而振起之以興利除弊去故取新哉然而利害可否差之毫釐成敗得失殊於霄壤故必爲之深謀遠慮而不敢以輕舉妄動非樂因循而憚改作也非干名譽而畏怨謗也以爲革而不當動而不獲則非徒無益也吉凶悔吝從而生焉昔

者國僑之於鄭裨人之衣冠伍人之田疇人欲殺之而僑不懼鼂錯之於漢更高祖之約削諸侯之地父猶危之而錯不恤二人之爲斷則同矣然三年之後僑有輿人之歌七國之變錯受首謀之禍其濟否之不同何哉僑之謀善而斷從之錯之謀不善而斷先之也故姑息之與矯枉皆足以生患猶豫之與輕發皆足以取敗俟河之清作舍道旁謀而不知斷者也欲速則不達無遠慮必有近憂斷而不能謀者也有一於此不足以辦天下之事明主忠臣所不爲也今日之患人仕多而缺不足以給軍籍濫而財不足以贍用度廣而賦不足以供貪吏肆而法不足以禁此上下所共憂公私所通患不可不蚤圖不可不深慮者也然而聖主焦勞於上議臣講求於下凡救弊之術理財之方戢姦之禁每疇咨熟計重於更張明策又以下詢豈果敢力行有未足乎管見測之蓋不輕於斷而欲善其謀爾天下之理利與害相生愛與惡相攻未有利而不害愛而無惡者也且欲嚴取士之式裁任子之令以紓員多之患非不可也或未免遺才之慮覈

虛僞之籍汰老疾之人以革兵冗之蠹非不可也或未免致怨之虞括多田之贏更錢重之弊以濟用度之急非不可也或恐重吾民之擾行鞭箠之令用黥墨之刑以止貪汚之風非不可也或恐傷好生之仁此議者所以紛紜而未決也亦嘗權其利害之重輕較其功用之淺深乎由古迄今取材斂賢雖非一塗科舉任子得人爲盛三代以降名卿才大夫類多王公之族隋唐以來元臣碩輔皆由進士而選今以員多而欲裁減之是因噎而廢食也慮其遺才非過計矣軍籍之濫爲日已久上下相蒙姦詐百端獰髦幼弱而竊廩賜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虛名冒賞以規厚利者非其將校即其統帥今以財匱而欲簡覈之是一拔而去齒也虞其致怨亦非私憂矣有餘而責之輸錢重而權之法固未至於擾民然特理財之末耳財之在天下譬猶水焉原泉混混不舍晝夜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也雨集溝澮皆盈其涸可立而待無本者如是財而不理其本末爲盡善也賊民而加之刑蠹國而重其罪固不失爲好生然特禁人之外耳政之人

人不深於教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者霸者之事也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者王者之事也人而不化其心亦未爲盡善也大抵爲天下者當務乎經遠可行之謀不當狥乎權宜一切之制彼權宜者欲速者也無遠慮者也見小利而忘大體者也昔張延賞以省員致謗蕭俛以銷兵生厲階用度不足財所當理而孔僅桑宏羊之屬因以剝下吏道多端法固當嚴而張湯杜周之流何以害善當時名臣智士與後之善議者若李泌非不爲之更張若劉總非不爲之措畫若汲黯非不爲之廷爭若路溫舒非不爲之極論或諫而不用或悔而已晚此殷鑒不遠在漢唐之世者也至於經遠可行之謀則異於是因其勢而利導之探其本而力救之通其變使樂而不倦神其化使由而不知待之以馴致而不迫處之以忠厚而不暴法若甚寬而其嚴不可犯猶江河然功若不顯而其利不勝計猶天地然此唐虞三代之所先務而五霸漢唐之所不及也今日經遠可行之謀果何在乎請去泰甚精考課以清入仕之流請擇將帥明

賞罰以革軍籍之濫請興屯田省浮費以濟用度之急請尚風化奬廉潔以變貪墨之風此皆易知易行非有超世絕俗之舉也何謂去泰甚黃霸有言治道去其泰甚者今之入仕蓋有泰甚者矣戚屬之家恩幸之臣卜筮技巧之流騶子舞胡之屬皆爭私以財而不宜私以名器者也流外之積勞入貲之拜爵降人之換補獻言之酬奬皆可授以試官而不可使之親民者也今大則析珪組分旄鉞小猶通閨籍濫京秩若於此輩更加吝惜則仕流漸清任子稍寡矣太祖皇帝踐祚之年日不暇給首開貢舉不敢少緩至於技術流外之屬待之甚嚴或罷遣歸農或詔不得人全祿或詔不得擬外任非愛彼而抑此理當然耳成憲具在可不鑒而行之乎何謂精考課陸贄有言求才貴廣考課貴精今之考課蓋有未精者矣自外臺之權輕而制舉之職廢有過者既多倖免間有得罪又易於牽復所宜力行漢宣帝之信賞必罰綜覈名實使罷軟無能者廢而不得遽進姦贓罪惡者去而不得復用則源澄而流清矣譬之取金焉其始欲之沙與金

猶未辨也颺之汰之則沙去而金存此最官人之要道也唐武后收人心務拔擢其官最爲冗濫然陸贄謂其賞罰明進退速故當世稱知人之明累朝賴多士之用贄之格言豈不可用之今日乎二策誠行入仕之流雖欲不清不可得也何謂擇將帥軍政之壞起於庸將未有將能而軍政不修者也彼良將者有安邊境立功名之心豈肯規虛籍之利有發姦伏使狙詐之智豈肯坐受冒濫之欺兵之驕惰孰甚五代一旦周世宗誅其先奔賞其用命汰其老弱訓其精銳征伐四克而無獷悍不馴之患豈惟雄才英斷之非人所及實以我太祖皇帝之爲將帥也至於國初簡汰誅賞靡不如志內平五强國外制三悍虜有功不敢驕被斥不敢怨奚獨明審均當有以服之亦積威約之漸也今將簡覈諸軍而不先擇其將帥又將使朝廷任其怨乎何謂明賞罰國家治軍豈無良法招募之始必欲其强壯老疾之後必從而汰遣著在令甲有司守之嚴且密矣而尺籍伍符隱濫至此以諸將之不畏法也今之諸將非若信越之人傑崛强而難制由

賞罰之未行而無所懲勸耳誠宜明詔諸將貸其前非禁其後來使得以洗濯自新然後親閱而謹察之其數足而精銳者忠於國者也其籍虛而疲怯者私於己者也灼見其功雖毀言日至如卽墨大夫者封之勿疑察知其罪雖譽言日聞如阿大夫者烹之勿赦卽姦雄將慴伏況齷齪無能者乎中材知奮厲況賢智過人者乎孰肯舍厚賞而就嚴誅哉二策誠行軍籍之濫雖欲不去亦不可得也何謂興屯田理財之道生之爲上猶耕而後可以求穫猶獵而後可以求饗今兩淮荊襄之地有遺利而不闢游技末食之人有遺力而不耕誠未能一返之南畝亦宜先爲屯田耳屯田之利在歲月間莫有能行之者以强寇之不容吾耕與諸軍之不樂於耕也不容吾耕者不宜較之以力而宜圖之以計不樂於耕者不當驅之以法而當率之以身昔句踐之謀吳卑辭厚禮重賂行間以玩敵於外身自耕夫人自織以率民於內此圖之以計者也郭子儀在河中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不勸而自耕此率之以身者也誠

宜師勾踐之謀以待敵國使疆場得以休息舉子儀之事以勉諸將使士卒知所觀效且命有司市耕牛鑄農器儲糧種以給貸耕者須熟則償其種官爲增價以糴其餘不過一歲而趨利之兵勸矣李泌行之於唐令一下而願耕者什五六遂能不煩饋運而給十七萬之戍卒豈今日而不可行乎何謂省浮費記曰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山林不能給野火滄海不能實漏巵浮費不省雖富易貧況不富乎漢文帝專務敦樸海內富庶是可師也武帝窮奢極欲海內虛耗是可鑒也太祖皇帝省費見於郊祀仁宗皇帝節用先於宫掖豈聖主能行其一而難其二哉聲色不邇服御不增夫人無曳地之衣禮飲無卜夜之過耳不聽鄭衛手不玩珠玉此皆前世恭儉之美聖心所素知者在加意而力行之耳二策既行而用度不足愚不信也何謂尚風化羔羊之詩曰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化之感人其深如此豈嚴刑之禁所能及乎魏毛玠一尚書耳率人以儉而天下之士

莫不以廉節自勵唐楊綰爲相減騶御散音樂撤幄損膳曾未終日而效之者相繼清德之化人若是速者蓋禮義廉恥人心所同非由外鑠我也惟聖主觀化原於奧窔之間大臣承休德於具瞻之地使百吏羣臣不待言詔黙得於觀感之際則雖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將貪廉懦立而況於今日乎何謂奬廉潔天下有豪傑之士不待文王而興雖無爵賞之勸而冰霜之操固自若也至於中人則不然有以勸之則勉無以勸之則怠今使清白之士待遷次甘薄俸仰事俯畜有所不給而與貪汚苟賤者同進於常調則中人安得不怠天下豪傑少而中人多宜乎廉恥之不立也周官六計以廉爲主而漢之吏亦往往以察廉進宣帝之賞朱邑光武之用孔奮顯宗之賜祭彤及其卓然見於表異者也今誠擇其甚廉者而陞擢之賞一二人而千萬人悅風俗將曠然而變矣二策既行而貪墨不止愚不信也雖然此八策者皆法而已法者治之流非治之源君身者治之源也精神之運心術之動不離乎方寸之間而四方萬里被其禍福矣僥倖

之門難窒而易開佚欲之心易縱而難返可不防之於微乎情僞毀譽之難明浸潤膚受之易惑可不處之以公乎民至愚而難欺法既久而易壞可不守之以信乎勑天之命惟時惟幾虞帝之歌也公生明偏生闇荀卿之言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子之訓也信能行此三者何謀而不得何爲而不成前所陳者皆其緒餘土苴耳何足以裨末議

館職策二

問六朝鎮守所在不同今日江淮荆襄巴蜀之地必守之處何在欲守而必固其策安出

對自古有一定之地形而無一定之土宇故險要之處不易而守備之計不同世所謂山川之險者鞏洛成皐之固也宜陽商阪之塞也白馬盟津之要也井陘飛狐之道也洪河涇渭之川也長淮大江之阻也西則隴蜀殽函東則碣石海岱北則太行常山南則方城漢水陳留當其衝上黨爲之脊塞垣以界戎狄嶺嶠以限蠻夷此天之所

設以襟帶諸夏英雄之所必爭古今之所共知也然以土宇言之黃
帝畫野分州方制萬國商周之際存者數千春秋所見止於百餘俄
并而爲十二又合而爲六七自秦以來則有統一者矣有中分者矣
有鼎峙者矣有四分五裂者矣有僭僞割據別而爲十數者矣久者
或數百載近者亦五六十年雖於地之險要所得不同莫不有保境
之策以爲固圉之道倘必按陳迹而從之不亦膠柱而調瑟乎昔袁
曹之起兵也紹欲南據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衆南向以爭天下操
謂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馭之無所不可已而紹以四州之衆困於
官渡操起兗成於許則皆四戰之國也羊祜之鎭荆州也吳人寇弋
陽江夏詔遣侍臣問以徙州之宜祜曰疆埸之事一彼一此謹守而
巳若徙州則寇來無常又未知州之所宜據也旣而吳不能爲深患
而杜預之進師終藉襄陽之資也故善爲兵者無定形而必於勝善
爲守者無定所而必於同一成之田必有膏腴四通之道必有要會
因吾境之所及量吾力之所至度吾勢之所便足以制敵安邊則可

矣何必區區於古人之迹哉自古以來封疆之守其詳不可勝言矣姑取其切於時宜者六朝是也孫氏奄有江東江北之地所得絕少故其鎮守夾江而已晉宋齊梁經略河南暫得暫失而羯胡拓跋深入淮甸故其鎮守自河南至於江南靡常厥所陳於淮南暫復而旋失之故其鎮守江南爲重孫氏走曹操得荊州之半故亦夾江以爲屯守晉兩失襄陽而復得以至於齊乃喪樊鄧及蕭詧附魏江陵失守則陳氏所得江南而已故其鎮守亦隨時而遷焉劉氏全有蜀漢陽平建涪實爲重鎮晉三失蜀而三得之宋取仇池而不能有梁失漢中久而後復至其末年併與蜀而失之考其鎮守往往漢之故處也顧其進退棄守不同如此皆事勢當然無足怪也大抵無江北則守江南京口石頭牛渚姑孰潯陽夏口江南之鎮守也進而有江北則廣陵歷陽濡須皖城邾城安陸爲鎮守又進而全有淮南則淮陰鍾離合肥壽春義陽爲鎮守又進而有淮北則朐山下邳彭城泗口角城舒城垂瓠白苟堆爲鎮守又進而全有河南則東陽歷城碻磝

滑臺雍邱滎陽虎牢洛陽爲鎭守自江南至於河其表裏可考如此建平西陵樂鄉上明公安荊州之鎭守也進而有江北則石城江陵下溠戍爲鎭守又進而有漢上則赭陽新野樊鄧襄陽爲鎭守涪爲水陸之衝蜀之鎭守也進則劍閣爲鎭守又進則漢中爲鎭守又進則武都爲鎭守自荊蜀踰於漢沔其表裏可考如此且由蜀漢東漸於海綿亘幾千里（作楠按此句金華文徵作綿地不知其幾里也）歷代守備之處大要不出乎此紀陟所謂如人有七尺之軀所以禦風寒者亦數處耳便則進而據之否則退而守之惟不失吾之要害斯爲善矣國家今日全有江淮與荊襄蜀漢之地北年東收泗海西得唐鄧則凡淮漢之南北與江上之所當守者蓋易見也山川之形無改於舊城郭人民之屬非昔形矣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亦如是不可也必曰古人如是吾今不如是亦不可也在量其力審其勢爾勢誠便力誠及重鎭之可也勢誠不便力誠不及輕戍之可也又何紙上語之拘乎古之善爲兵者其於棄守之際可謂審矣勢所當守雖效死有所不去勢所當棄

雖都邑有所不恤巡遠李光弼是也祿山之亂尹子奇攻睢陽巡遠以數千垂盡之卒抗方張不制之虜衆議以糧盡援絕欲東奔矣巡謂睢陽江淮保障棄之則賊鼓而南卒以死守之遂能梗其喉牙以全東南之勢則知所當守故也思明之乘勝而西也光弼在洛將趨河陽韋損以東都帝宅嘗勸之守矣光弼曰汜水崿嶺盡爲賊蹊能盡守乎卒以計棄之果能掣賊肘腋以緩關陝之憂則知所當棄故也是故險固則必守之衝要則必守之根本則必守之無民則棄之力不足則棄之勢不便則棄之皆可考於古也不斷大峴慕容遺劉裕之禽不塞成皐石勒知劉曜之敗王衍撤守險之備則唐兵入之南唐吝把淺之費則周人乘之險固其可以不守乎不能并齊魯取韓魏則縣布爲下策矣不北據邯鄲而阻漳水則陳豨爲無能矣太武至瓜步而亟還者懼彭城之議其後也元英擁大衆而不進者以鍾離之扼其吭也衝要其可以不守乎尹鐸寬晉陽以爲保障蕭何全關中以待高祖朱鮪之攻桓温也寇恂勒兵出而禦之不以彼衆

我寡而爲疑也張邈之迎呂布也荀彧之所守者三城不以敵强已弱而爲懼也根本其可以不守乎有是三者雖死守勿去可也曹公欲遷江西之民而廣陵廬江九江蘄春戶十餘萬皆東渡江江西遂虛是以吳魏之際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則無民安得不棄之乎殷浩出師無功王羲之遺之書曰今軍破於外資竭於內保淮之計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浩違其言重致狼狽則力之不足安得不棄之乎吳以三萬人戍邾城陶侃以其隔在江北內無所賴外接羣夷必引虜入寇故棄而不守庾亮繼侃以萬人戍之卒致毛寶之敗則勢之不便安得不棄之乎有是三者雖去而勿顧可也棄守既審守可以必固乎曰未也居險固之地則守之易居四戰之地則守之難是以有自然之險有使然之險山川邱陵自然之險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使然之險也周官之職有掌固焉有司險焉皆主守備之官也掌固曰若造都邑則治其固與其守法凡國都之竟有溝樹之固郊亦如之民皆有職焉若

有山川則因之司險曰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設國之五溝五涂而樹之林以爲阻固皆有守禁而達其道路夫固者人之所爲而或因乎山川則使然者非地不固也險者地之所有而復爲之溝涂則自然者非人不守也不特此也掌固掌修城郭溝池樹渠之固則既有可守之處矣頒其士庶子及其衆庶之守則又有能守之人矣設其飾器分其財用均其稍食任其萬民用其材器則凡可以爲禦備者無不具也凡守者受法焉以通守政有移甲與其役財用惟是得通與國有司帥之以贊其不足者則凡可以爲救援者無不素也晝三巡之夜三鼜以號戒則警備之嚴如此國有故則藩塞阻路而止行者以其屬守之惟有節者達之則譏察之密如此數者皆得又何守之不固哉然而均是地也或固或不固則守之兵不同也均是兵也或勝或不勝則將之人不同也守非其兵則棄地將非其人則棄師有一於此將覆亡之不暇其可以守國乎是故備禦之難易常繫國威之盛衰國威之盛衰常繫將帥之能否昔匈奴方强

烽火達於甘泉則漢屯長安之旁以備胡及衛霍深入大有斬獲則
匈奴屯廐脫以備漢東西魏之分也周人歲椎河氷以防齊及齊政
既衰則齊人椎氷以防周信乎備禦之難易繫於國威之盛衰也魏
尙在雲中匈奴不敢近塞郅都守雁門亦爲之畢邊引去李廣則號
爲飛將李勣則賢於長城子儀存則回紇革心馬燧罷則吐蕃得計
信乎國威之盛衰繫乎將帥之能否也謝幼度之守廣陵也彭超席
累勝之鋒踐蹂淮泗至於三河幼度起而麾之追亡逐北故境不旋
踵而復開歲而有淮淝之功矣今之守廣陵者有如幼度否乎蕭僧
珍之守山陽也太武以廻山倒海之威深入而反僧珍斂人民儲糧
械蓄陂水以待之魏師過而不留今之守山陽者有如僧珍否乎南
齊之初高祖料索虜之必來以壽春兵衛使垣崇祖守之及寇之至崇
祖誘之以小城灌之以淝水沙囊一決而强敵遁逃今之守壽春者
有如崇祖否乎東昏之末壽春叛入於魏淮南幾亡矣梁武帝命韋
叡取合肥而守之魏軍畏憚謂之韋虎及其救鍾離也戰艦一奮而

百萬爲魚今之守合肥者有如韋叡否乎以三千之衆當百倍之師晝夜拒守卒全其城有如昌義之守鍾離乎以寡弱拒守再破石虎之師功名亞於周訪祖逖有如桓平北之守襄陽乎內圍步闡外抗羊祜水陸克捷禽馘萬計有如陸抗之守荆州乎羽檄交馳圍棋自若振險堅守卒困曹爽有如費禕之守漢中乎誠得其人矣弱可奮而爲强虛可張以爲實瘡痍者可養而瘳流散者可誘而復若未得其人則反是矣形勢不改而利害已殊可不精擇而久任之乎且我宋之肇造也北無燕雲故北虜强西無朔方故夏賊熾據晉陽以遊魂伺隙則又有劉繼元焉國家所有者中原百餘州山川之險得之少矣然藝祖垂意將帥選任有方命李漢超等五將鎭守河朔以拒北虜命郭進等分戍河東潞澤以禦太原命趙贊等屯陝右靈武以備西戎皆少與之兵而富之財重與之權而責之功待之必誠任之必久由是邊城得以募養死士使爲間諜以深知敵人之情僞俟其入寇則出奇設伏以破之皆有以少擊衆之功契丹既不敢犯邊太

原則日就窮蹙夏童楊息自守不暇厥後何承矩開塘泊興稻田而河朔爲之安富范仲淹築城堡據要害而元昊爲之請命梁門遂城著於北青澗洛水名於西此皆用得其人故設險之利興而守國之謀固矧今江淮之險皆有可因倘於擇任將帥之際遹追祖父亦何賊虜之足慮哉雖然兵以正合以奇勝行大衆於必爭之地者兵之正也馳輕銳於無人之境者兵之奇也有正而無奇則拙有奇而無正則殆盛兵臨晉正也木罌渡夏陽奇也列營官渡正也襲輜重於烏巢奇也有圍劍閣之正然後有襲江油之奇有攻洄曲之正然後有擣垂瓠之奇有正而無奇是成安君之稱義兵也不亦拙乎有奇而無正是曹公之襲烏桓也不亦殆乎故善爲守者非守其正之難而防其奇之爲不易奔東南備西北非亞夫有不能料賊易夷兵以敗楊肇非陸抗有不能爲茲所謂善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而敵不知其所攻也昔我眞宗皇帝備禦北寇講求最詳嘗採衆議決以聖慮定爲陣圖大率以大陣爲正兵駐之衝要以驍將爲奇兵列之左右

以正當其正以奇當其奇若彼反而用之則奇或爲正正復爲奇委曲周密無不得其至當今若祖逖其意而行之豈不可乎淮漢巴蜀之師虜嘗以爲奇矣賴上皇指授合宜將士用命戰而勝之是故敵之來無常吾之備禦亦不可以執一烏知前日之正他日不爲奇乎前日之奇他日不爲正乎要在間諜巡邏之密察烽火候望之精明將帥有同舟之心城堡有卒然之勢使彼小至則少利深入則墮吾之計中雖有孫吳之術猶不得施而況昏沒輕僄之虜乎譬諸奕者疎密濶狹無常也邊隅角腹無常也所可常者攻則形之於必爭而乘之於所不備守則爲之於必生而備之於所不攻乃爲善之善者耳此皆因變制宜出於心術之微豈可按譜而得之雖然守有其兵矣將有其人矣審於去取矣盡乎奇正矣抑末也則無如之何古人有言在德不在險又曰形勢不如德豈以險之不足恃而形勢之不美哉慮其專於守而不知恤民也慮其恃乎險而不知修德也民散則國誰與守德衰則險烏足恃公宫溝而民潰長城築而秦亡吁可

畏也善乎趙襄子之知守也方其避智伯之難曰吾何走乎從者曰長子近且城固襄子曰罷民力以成之又斃民以守之其誰與我從者曰邯鄲之倉庫實襄子曰朘民之膏澤以實之又因而殺之又誰與我其晉陽乎先王之所屬也尹鐸之所寬也民必和矣乃走晉陽智伯圍而灌之沉竈産鼃民無叛意信乎富强之不如德也曩歲治天之寇可謂盛矣三軍之士有戰鬭死傷而無有屑爲降虜者北邊之民有流離凍餓而無有去爲羣盜者上皇之德深厚矣孟子曰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此守備之上策也其勿以爲老生之常談

館職策三

問歷代屯田皆有成績今日兼行官莊募民之法得不償失何也意欲兵民樂業耕戰並修以省大費其亦有術乎

對夷狄强盛不足憂兵農未一深可慮中國禦戎自有常道貪欲徼求是賂之而已侮嫚驕倨是容之而已背約盜邊是備之而已深入

爲寇是驅之而已主誠有道將誠有能法令誠行賞罰誠信兵甲誠足士卒誠練加之以天時因之以地利犬羊雖聚其若我何此常人之所甚懼而君子以爲不足憂也彼以其衆我以其寡故戰常患乎不勝生之者寡食之者衆故用常患乎不足少發則有濟師之請多募則有乏食之虞鋒鏑未交而戰士之氣懾於强敵疆場未固而齊民之力殫於久餉將帥畏縮以失機會官吏趣辦以苟目前日甚一日雖有智者將不能善其後此不亦深可慮乎知其深可慮而無以救之使不足憂者遂至於可憂則亦何取於善謀哉然兵農之分久矣雖堯舜復生井田之法亦未易於遽復於其未易復之中求其粗可復之術無出於屯田而已募民徙邊居室田作因以備胡鼂錯之議也文帝行之而邊備以修步兵留田得十二利以省大費趙充國之策也宣帝從之而先零以降二者雖非井田之法而耕戰並修實有古人之遺意此誠安邊制敵之長算後世之不可易者也故漢之西域魏之許下唐之振武皆倣錯之議而行之也杜茂之於廣武鄧

艾之於淮南荀羨之於石鱉皆述充國之策而爲之也彼其行之一時而成效昭然著於史策何獨至於今日而不可行哉國家自中興以來計司議臣屢嘗及此而皇華之遣以講求規畫爲名者亦至於再三矣既立官莊之法又下募民之令累年於茲而功効未見豈獨時變之不同實亦講之未悉而行之未誠耳議者皆謂兵農之分莫甚於本朝蓋自有唐方鎮以來迄於今日幾四百年矣爲農者力耕以養兵爲兵者捍患以衞農各安其事各享其利吾將一旦合而同之屈其果敢強力跅弛不羈之氣以俯首於耒耜之間驅其安居樂業畏懦無能之衆以從事於橫屍之地是強其所不能也幾何而不駭且亂乎爲是說者是知時變而未達於人情者也人情雖有惡勞之心亦必有趨利之心雖有畏死之心亦必有自保之心因其情而利導之若水之於下未有不趨者也且兵之驕而難制孰有甚於唐永泰之後自德宗時屯兵在關中者十七萬經費不充德宗議減之李泌獨曰誠用臣言可不減戍卒不煩百姓糧食皆足府兵亦成究

其策非有他也出緡帛市耕牛命官鑄農器糴麥種募戍卒願耕者給貸之須熟則倍償其種而增價以糴其餘俟其安土則徙置其家而以田爲永業此亦不出乎因人情而利之耳令一下而願耕者十五六孰謂今日之兵而不可使耕乎秦之遣戍也皆謫而往民之行者如坐棄市及鼂錯之募人也誘之以贖罪勸之以賜爵安之以室家聯之以保伍爲之城郭之固設之賞募之利以至中周虎落蘭石渠答之備委曲周密使民樂徙而有常居之心文帝從之蓋未聞有一毫之害也豈秦之民異乎漢之民哉亦避害就利而已孰謂今日之民而不可使守乎兵可使耕民可使守而吾之屯田未獲其利盍亦深究其情而爲之計乎蓋自古養兵未有厚於今日者平居無事列營於都會之地奇技淫巧萃於目前皆足以蕩其心而惰其志孰肯服田力穡於南畝之間故官莊之設類爲虛文募人以耕得不償失無足怪也朝廷募民以墾閒田其給復有限彼力足以耕者無非江南之富人也輸期將及則舍而之他既無租賦之入徒有招徠之

費其無益於軍備亦不足怪也爲今之計莫若募出戍之卒而使之耕立力田之科以爲勸則實利興而邊儲足矣蓋出戍之卒與安居者勞逸苦樂實相倍蓰習於勞則不憚於耕之於用則易誘以利善新募者以勸其來則翕然而趨之矣有力之氓能墾闢者命之以官爲之等級以俟其增廣則土著之法可以漸行而無業之民從之若流水矣二者人情之自然不待强而從者也雖然無以率之則戍卒未易募無以保之則富民未易勸也將者士卒之表率將之所爲則不令而自從將所不爲則雖令而不從今使伏旄鉞者燕安自居而使士卒兼耕戰之勞則雖嚴刑驅之適足召亂而已昔晉扶風王駿之鎮關中也督勸桑農與士卒分役以及僚佐并將帥兵士等人限田十畝是以恩威並著羌虜降附郭子儀之鎮河中也以軍食常乏乃自耕百畝將校以是爲差於是士卒不勸而耕是歲河中野無曠土兵有餘糧且以貴如扶風勳如子儀尚欲以身率之況勢位功名之下此者吾之將帥誠能上體朝廷之德意遠追古人之高風載耒

耜於軺軒衣皮袴於荆棘棄去蒲博而力作之是務不好音樂而麥蔬之爲善使吾三軍之士聽唱而應欣然樂而從之雖欲不率其能自容於衆乎議者見趙充國之於臨羌與羊叔子之於襄陽屯田積穀坐制强敵皆知屯田之爲大利而不知其有所因也夫臨敵境而屯田至難之事也吳人大佃皖城稻田四千餘頃積穀至八百萬斛王渾使應綽攻之倉廩舟船一旦而盡士之死者五千餘人祖逖之佃於譙北也熟則寇至丁壯戰於外老弱穫于內多持炬火急則焚燒如是數年亦終不得其利逖猶若此而況他人乎是故湟中之戰不捷則充國之騎兵必不可罷石城之戍不撤則叔子之邏卒必不可減否則雖欲驅而治田適足資盜糧耳今吾沿江之城池荒圮戍卒單露彼民愚而至神雖有重賞之勸亦未肯自取於危難之地也況長淮之流經冬淺涸可涉之處無慮數十胡騎迅疾去來如風聚衆積糧以速寇至亦未爲國之利也莫若命將帥牧守行視地形度湖山之險可以阻固者募新民居之因立城堡毋下千家使寇之輕

兵未易侵掠而來耕者有利無害然後勸諭之術可得而施矣二說誠行則軍民之願耕者衆矣然後古人之良法皆可次第而舉也田事出賦人二十畝以均力役發騎就草爲佃者游兵以防抄寇相土處民計民置吏以盡損益之宜令諸典農毋得以商事雜亂以專耕桑之務教人轆以濟耕牛之乏興爐鞴以便鑄器之用皆可次第施行以助於屯田者也遲之累年兵有積粟之利民有安土之心因其農隙習之武事舉長淮之南皆府兵也何憂乎邊備何患乎外寇哉然猶有可慮者軍民之不相安而强敵之不樂於我也昔諸葛孔明以饋運數絕使己志不遂故其出斜谷也分兵屯田爲久駐之計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夫孔明田於敵國之境司馬懿以十倍之衆惕息而不敢動軍民雜處又無秋毫之犯果何術以致之以其威名著而紀律明也今吾之軍政與諸將之威望誠未可以比方古人則借民以耕以瘠地易上地或未免於唐人之患而先劫佃兵恐反墮於鮮卑之謀也然而軍之紀律治之在我誠擇

近臣之有方略素爲諸將所嚴憚者以兼董其事又選寛和通敏之材以爲守令使與將帥同心協力以調輯之亦無患乎兵之擾民矣至於敵人之情則在廟算有以制之非將帥攻守之所能獨爲也昔勾踐之圖吳身自耕夫人自織以率民於內卑辭厚禮重賂行間以玩敵於外及其生聚之既蕃教訓之既熟不二十年而吳爲沼矣羊叔子亦然反自江陵專務信義以懷鄰人之心而陸抗亦爲之戢兵故力耕之卒坐收其利夫勾踐叔子之心豈眞欲玩時而長寇哉誠以自治之策非閒暇不可爲耳倘吾廟堂之上專行勾踐之謀邊境之間兼用叔子之計則不出數年而兵食兼足矣古人蓄積之豐何足多羨

館職策四

問漢唐禦戎之策如嚴尤班固劉貺說各不同此下闕

對此下闕以漢唐之行事而考嚴尤班固劉貺之議論有可得而辨矣且以至常之理言之羈縻備禦者待夷狄之常也征伐和好者待夷

狄之權也兼用而兩得者上策也得多而失少者中策也得失半者下策也一舉而兩失之無策也以三子之明智豈不足以知此三子之搏辨豈不足以言此顧乃人自爲說而莫之一者亦各因其時而已嚴尤之言爲新室言之也班固之言爲東漢言之也劉貺之言爲唐言之也請先言其常而後推明三子之意天之生夷狄也限之以山川阻之以關塞言語衣服不通於中華飲食嗜好幾同於異類其地不可有而耕其人不可臣而畜故聖人外而疎之不及以政教荒忽無常則嚴爲之備不使害吾民也文告不悛則增修其德不以勤吾民也其來也勿拒其去也勿追故曰羈縻備禦者待夷狄之常也然而中國不常治夷狄不常服多難之世不暇與逞戍之師瘡痍之民不足當新羈之馬則太王之事有所不免魏絳之策於此乎可用矣冒没之不已搏噬之無厭患不止於疆埸而深至於畿甸毒非止於蚊蝱而有類於蛇豕則南仲之師不可不遣奮伐之師有時乎深入矣屈中國以事之毒天下以征之豈得已而不已哉常道不足以

制之則勢必出於此耳故曰征伐和好者待夷狄之權也周之盛也
內列六服以謹藩圍九州之外止於世見不王者告之而已其責之
甚輕也若適來班貢不俟馨香嘉味坐諸國門之外而使舌人體委
與之其待之甚薄也雖在平成之際猶戎兵以涉禹迹其備之甚嚴
也及宣王丁中微之運匪茹之寇内至涇陽甚不得已六月出師然
其詩曰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則何勞師之有又曰薄伐玁狁至于大
原則何黷武之有雖奏膚功執醜虜特以定王國復境土而已是以
交侵之患弭而中興之業成此所謂兼用而兩得上策也漢高懲艾
平城之圍而用婁敬之約呂太后隱忍嫚書之辱以從季布之言文
帝增厚其賂景帝遵而不改然而背約入盜終不少弭有志之士至
以手足倒置爲之流涕常人視之誠若無策然新造之漢瘡痍未復
叛者九起於中呂氏七國之難皆非小變加以匈奴之强控弦者數
十萬計使當時不少容忍以開邊釁漢之安危未可知也雖淑女嬪
於穹廬然有小恥而無大辱烽火通於甘泉然有淺患而無深憂此

所謂得多而失少中策也武帝藉富庶之資思刷累世之恥憤王恢發其謀衛霍騁其力分道深入二十餘年雖有克捷之功胡輒報之雖築朔方收昆邪之地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里雖匈奴創艾逃遁漠北亦使海內虛耗戶口減半此非征伐之失窮兵之失也收河南以奪虜之要害可也絕幕窮追何為耶開西域以斷虜之右臂可也勞師大宛何為耶好大不已終以自困計其功過僅足相掩此所謂得失相半下策也秦王平六國威震六合開闢以來未之有也民自周衰弊於戰鬬其欲休息之心甚於饑渴矣此下闕

悅齋文鈔卷二